

# 看：野地的百合花

■ 何傑  
院長

何必為衣裳憂慮呢？你想野地裏的百合花，怎麼長起來，他也不勞苦，也不紡線。（太六28）

## 看：野地的百合花，耶穌的智慧人生

耶穌並不是個講風花雪月的人，祂在城鄉裏忙於服事，宣講神國；並且時常面對各種建制的壓力，敵對者的質問。可是，祂也是個山上禱告、曠野退修的常客。從祂對花草樹木、飛鳥狐狸的熟悉，可知祂不是個在大自然中漫不經心的過客，被心中困擾吞噬而對曠野生態視若無睹的人。當祂說：「看，野地的百合花」、「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」、「我是葡萄樹」，便可見祂是個真實活在天父世界中的人；也是從靜觀萬物中培養生趣、支取人生智慧的人。

## 看：野地的百合花，究竟是甚麼花？

耶穌說的「野地裏的百合花」（Lilies-of-the-Field）（太六28）是甚麼花？它可能是我們慣常見，也慣稱為「百合花」的 "*Lilium candidum*"，即那種在復活節期間盛開和擺放的白色喇叭狀的百合花。但它更可能是生長形態較低的一種草本迎風花（Wind-flower），學名稱為 "*Anemone coronaria*"（雖然中文普遍稱 *Anemone* 為「銀蓮花」，但希臘文 "*anemos*" 是「風」，故稱「迎風花」更貼切）。羅馬詩人皮里扭（Pliny）說「迎風花」是隨風吹拂而綻開的。它們在幼長草條上迎風搖曳點頭，是地中海及小亞細亞一帶山坡向陽處的原生植物，從意大利到以色列野地都極為普遍。

以色列地的 "*Anemone coronaria*"「罌粟迎風花」（*Poppy Anemone*）屬於牛油杯科（*Ranunculaceae*；"*Buttercup*"），多年生球根，草本的單花瓣植物。迎風花主要的花期從春至秋，它的花泛著閃光的藍色，或紫色（也有粉紅和白色的）。花朵約有三吋直徑，呈淺杯狀，由六片單瓣組成；雄蕊集結，花心有如黑色的大眼睛，貌似罌粟花；植株長八至十二吋。

有幾點原因支持這種罌粟迎風花比百合花更可能是耶穌所說的「野地裏的百合花」：（一）它在地中海及以色列一帶的山坡及野地極為普遍；（二）作為草花（如香港常見的風雨蘭），它的花期甚短；就如耶穌說「野地裏的草今天還在，明天就丟在爐裏」（太六30）；留意30節「野地裏的草」，對應28節「野地裏的百合花」，應該是指同樣的東西，可見罌粟迎風花是頗卑微的草花；（三）它泛閃著藍色紫色，與所羅門所穿王袍的紫色近似（六29），而在山坡上綻放的花群，隨風搖曳，更似衣裳袍子的流動。

## 看：野地的百合花，真的能解憂嗎？

看野地的百合花真的能解憂嗎？對於為生活憂慮吃甚麼、穿甚麼的人，耶穌帶他們到野地賞花，看遍山野的小迎風花。有點不切實際的瀟灑吧！注目觀賞，的確令人暫且出神忘憂，融進大自然的奇妙。凝視小花朵的黑眼睛會令你著迷。迎風花從不是一枝獨秀，而是鋪地群生。無論多麼獨特的一朵，總是眾相生相裏的一朵，叫過分自重的人，放開心懷；細看每朵，卻又各有生趣。當你看見它隨風搖曳點頭時，它在教我們隨遇而安，不執著堅持，輕省自然自得；而吹拂花兒的涼風，也自然吹在觀賞者的臉上和心坎間，那裏沒有天父的愛意？

看野地的百合花真的能解憂嗎？耶穌精彩之處，是祂眼目所視，看到的不單是迎風花，祂看到的是供養麻雀，賞賜花兒美麗紫藍色衣裳的天父。眼目從心靈依附的物質需要、人事困擾，轉向遼闊的郊野，然後發現臨在世界的天父，把心靈從新安穩地投放在那位掌管生命、看顧兒女的天父，這就是耶穌對世界操控的解執（*detachment*）和健康地對天父的依憑（*attachment*）。解執並不是對世界和人生的否定，相反是把心靈從使之紊亂慌張的事物中抽離，重投掌管世情和生命際遇的天父，持定對祂的信靠，從而得著一份不能奪走的安穩與釋懷。這樣我們才可重新肯定生活中的事物。看野地的百合花，透過忘我出神，清理內心擾因。

健康的心靈依憑，沒有解決我們的日用所需，或即時消除各樣大小的煩惱，卻給我們一份安穩、積極和交託的心懷，以清明的眼目重新審視所處身的環境，以寧靜的心來面對糾纏不清的思慮。耶穌的邀請：「看天空的飛鳥，看野地的小花」，其實是叫我們與創造小花、飛鳥的父神相遇。到底，我們是宣認有神的人生，還是實踐有神的人生？到底我們的心是依傍父神，抑或別有所恃、別有所執？你我心靈是否愛神、靠神、信神，傾懷父神？看野地的百合花，叫我們與創造小花、飛鳥的父神相遇。

看野地的百合花真的能解憂嗎？憂慮是我們生命面臨失控的狀態而引發的內心反應。因此失控有兩個層次：環境的失控，和內心的失控。有時我們以為重新掌控環境就可以解除內心憂慮，卻沒有留意到：（一）內心失控所浮現的情態，是我們可以更深認識自己和重建心靈的機會，只是我們集中處理外在事物而錯過自我成長的契機；（二）環境可能不由我的主觀願望而改變，怎樣

與不能改變的客觀事實相處，正在乎我們的心力和人生觀。基督徒還有失控的第三層次：信仰失控。出於慌張，我們希望可以控制神來重新掌控環境事態。若神不由我的禱告控制，按我意願解除困擾憂慮，我便進入信仰（或神學思維）失控的死胡同：一定是神無能，或是無情，或是有不可告知的陰暗面。其實這一切都是自我困擾的投射，負面情緒產生的思維結論，把自己失控的忿怒轉嫁給神。神在乎嗎？看祂怎樣透過蓖麻與約拿交談便知道。祂不在乎，也在乎。祂的風仍吹在無助無恃的小百合花身上：大大的黑眼睛，漂亮的藍衣裳，隨風點頭。雖然明天後天它就走了，今天仍散發出造物主的恩寵與愛顧，智慧與掌控一切的主權。看野地的百合花，叫我們不能掌控神，卻讓神掌控我們的內心和信靠，使我們從新健康地掌控自我，來面對失控的際遇。

看！野地的百合花！